

第一百十九回

魯智深浙江坐化

宋公明衣錦還鄉

話說當下方臘殿前啓奏願領兵出洞征戰的正是東床

駙馬王爵都尉柯引方臘見奏不勝之喜柯駙馬當下同

領南兵帶了雲壁奉尉披掛上馬出師方臘將自己金甲

錦袍賜與駙馬又選一騎好馬叫他出戰那柯駙馬與同

皇姪方杰引領洞中護御軍兵一萬人馬驚前上將二十

餘員出到幫源洞口列成陣勢却說宋江軍馬困在洞口

已教將佐分調守護宋江在陣中因見手下弟兄三億內

四傳
折了二停方臘又未曾拿得南兵又不出戰眉頭不展面
帶憂容只聽得前軍報來說洞中有軍馬出來交戰宋江
盧俊義見報急令諸將上馬引軍出戰擺開陣勢看南軍
陣裏當先是柯騎馬出戰宋江軍中誰不認得是柴進宋
江便令花榮出馬迎敵花榮得令便橫鎗躍馬出到陣前
高聲喝問你那厮是甚人敢助反賊與吾大兵敵對我若
拿住你時碎屍萬段骨肉爲泥好下馬受降免汝一命
柯騎馬答道我乃山東柯引誰不聞我大名量你這厮們
是梁山泊一夥強徒草寇何足道哉偏俺不如你們手段
我直把你們殺盡克復城池是吾之願宋江與盧俊義在

只山東二
字場得也

從來不見
柴進出戰
此便是變
局

馬上聽了尋思柴進口裏說的話知他心裏的事他把柴
字改作柯字柴即是柯也進字改作引字引即是進也吳
用道且看花榮與他迎敵當下花榮挺鎗躍馬來戰柯引
兩馬相交二般軍器並舉兩將鬪到關深裏絞做一團紐
做一塊柴進低低道兄長可且詐敗來日議事花榮聽下
畧戰三合撥回馬便走柯引喝道敗將吾不趕你別有了
得的叫他出來和俺交戰花榮跑馬回陣斷宋江盧俊義
說知就裏吳用道再叫關勝出戰交鋒當時關勝舞起青
龍偃月刀飛馬出戰大喝道山東小將敢與吾敵那柯引
馬挺鎗便來迎敵兩箇交鋒全無懼怯二將鬪不到五合

開勝也詐敗佯輸走回本陣柯駙馬不趕只在陣前大喝
宋兵敢有強將出來與吾對敵宋江再叫朱仝出陣與柴
進交鋒往來廝殺只瞞眾軍兩箇鬪不過五七合朱仝詐
敗而走柴進趕來虛搦一鎗朱仝棄馬跑歸本陣南軍先
捨得這匹好馬柯駙馬招動南軍掩殺過來宋江急令諸
將引軍退去十里下寨柯駙馬引軍追趕了一程收兵退
回洞中已自有人先去報知方臘說道柯駙馬如此英雄
戰退宋兵連勝三將宋江等又折一陣殺退十里方臘大
喜叫排下御宴等待駙馬卸了戎裝披掛請入後宮賜坐
親捧金杯滿勸柯駙馬道不想駙馬有此文武雙全寡人

只道賢婿只是文才秀士若早知有此等英雄豪傑不致
折許多州郡煩聖付馬大展奇才立誅賊將重興基業與
寡人共享太平無窮之富貴柯引奏道主上放心爲臣子
當以盡心報效同興國祚明日謹請聖上登山看柯引廝
殺立斬宋江等輩方臘見奏心中大喜當夜宴至更深各
還官中去了次早方臘設朝叫洞中敲牛宰馬令三軍都
飽食已了各自披掛上馬出到幫源洞口搖旗發喊搗鼓
搦戰方臘却領引內侍近臣登幫源洞山頂看柯駙馬廝
殺且說宋江當日傳令分付諸將今日廝殺非比他時正
在要緊之際汝等軍將各各用心擒獲賊首方臘休得殺

官你衆軍士只看南軍陣上柴進回馬引領就便殺入洞
 中併力追捉方臘不可違悞三軍諸將得令各自摩拳擦
 掌掣劍拔鎗都要擄掠洞中金帛盡要活捉方臘建功請
 賞當時宋江諸將都到洞前把軍馬擺開列成陣勢只見
 南兵陣上柯付馬立在門旗之下正待要出戰只見皇姪
 方杰立馬橫戟道都尉且挥手停騎看方某先斬宋兵一
 將然後都騎出馬用兵對敵宋兵望見燕青跟在柴進後
 頭衆將皆喜道今日計必成矣各人自行準備且說皇姪
 方杰爭先縱馬搦戰宋江陣上關勝出馬舞起青龍刀來
 與方杰對敵兩將交馬一往一來一翻一復戰不過十數
 合宋江又遣花榮出陣其戰方杰方杰見兩將來夾攻金
 無懼怯方敵二將又戰數合雖然難見輸贏也只辦得遮
 攔躲避宋江隊裏再差李應朱仝驟馬出陣併力追殺方
 杰見四將來夾攻方纔撥回馬頭望本陣中便走柯付馬
 却在門旗下截住把手一招宋將關勝花榮朱仝李應四
 將趕過來柯駙馬便挺起手中鐵鎗奔來直取方杰方杰
 見頭勢不好急下馬逃命時措手不及早被柴進一鎗戮
 着背後雲奉尉燕青趕上一刀殺了方杰南軍衆將驚得
 呆了各自逃生柯付馬大叫我非柯引吾乃柴進宋先鋒
 部下正將小旋風的便是隨行雲奉尉卽是浪子燕青今

畢竟燕青
伶俐便有
心腹人

者已知得洞中內外備細若有人活捉得方臘的高官任
做細馬揀騎三軍投降者俱免血刃抗拒者全家斬首回
身引領四將招起大軍殺入洞中方臘領着內侍近臣在
幫源洞頂上看見殺了方杰三軍潰亂情知事急一脚踢
翻了金交椅便望深山中奔走宋江領起大隊軍馬分開
五路殺入洞來爭捉方臘不想已被方臘逃去止拿得侍
從人員燕青捨入洞中叫了數箇心腹伴當去那庫裏擄
了兩擔金珠細軟出來就內宮禁苑放起火來柴進殺入
東宮時那金芝公主自縊身死柴進見了就連宮苑燒化
以下細人放其各自逃生眾軍將都入正宮殺盡嬪妃彩
女親軍侍御皇親國戚都擄壞了方臘內宮金帛宋江大
縱軍將入宮搜尋方臘却說阮小七殺入內苑深宮裏面
搜出一箱却是方臘偽造的平天冠衮龍袍碧玉帶白玉
珪無憂履阮小七看見上面都是珍珠異寶龍鳳錦文心
裏想道這是方臘穿的我便着一着也不打緊便把衮龍
袍穿了繫上碧玉帶着了無憂履戴起平天冠却把白玉
珪插放懷裏跳上馬手執鞭跑出宮前三軍眾將只道是
方臘一齊鬧動捨將攏來看時却是阮小七眾皆大笑這
阮小七也只把做好嬉騎着馬東走西走看那眾將多軍
捨擄正在那裏鬧動早有童樞密帶來的大將王稟趙譚

入洞助戰聽得三軍鬧嚷只說拿得方臘逕來爭功却見是阮小七穿了御衣服戴着平天冠在那里嬉笑王稟趙譚罵道你這厮莫非要學方臘做這等樣子阮小七大怒指着王稟趙譚道你這兩箇直得甚鳥若不是俺哥哥來公明時你這兩箇驢馬頭早被方臘已都砍下了今日我等衆將弟兄成了功勞你們顛倒來欺負朝廷不知備細只道是兩員大將來協助成功王稟趙譚大怒便要和阮小七火併當時阮小七奪了小校鎗便奔上來截王稟呼延灼看見急飛馬來隔開已自有軍校報知宋江飛馬到來見阮小七穿着御衣服宋江吳用喝下馬來剝下違禁

宋江陪譚王稟趙譚二人被宋江

并衆將勸和了只是記恨於心當日幫源洞中殺的屍橫遍野流血成渠按宋鑑所載斬殺方臘番兵二萬餘級當下宋江傳令教四下舉火監臨燒毀宮殿龍樓鳳閣內苑深宮珠軒翠屋盡皆焚化有詩爲證
黃屋朱軒半入雲
塗膏鬘血自所訖
若還天意容奢侈
瓊室阿房可不焚

當時宋江等衆將監看燒毀已了引軍都來洞口屯駐下了寨柵計點生擒人數只有賊首方臘未曾獲得傳下將令教軍將沿山搜捉告示鄉民但有人拿得方臘者奏聞

朝廷高官任做知而首者隨即給賞却說方臘從幫源洞
 山頂落路而走便望深山曠野透嶺穿林脫了赭黃袍丟
 去金花幘頭脫下朝靴穿上草履麻鞋爬山奔走要逃性命
 命連夜退過五座山頭走到一處山凹邊見一箇草菴嵌
 在山凹裏方臘肚中饑餓却待正要去茅庵內尋討些飯
 喫只見松樹背後轉出一箇胖大和尚來一禪杖打翻便
 取條繩索綁了那和尚不久別人是花和尚魯智深拿了
 方臘帶到草菴中取了些飯喫正解出山來却好迎著搜
 山的軍健一同綁住捉來見宋先鋒宋江見拿得方臘大
 喜便問道吾師你如何正等得這賊首着魯智深道酒

此此一解
 便醒前文

向出意中
 今出不意
 中世出世
 前功勳皆
 如此

家自從在烏龍嶺上萬松林裏廝殺追趕夏侯成入深山
 裏去被洒家殺了貪戰賊兵直趕入亂山深處迷踪失徑
 迤邐隨路尋去正到曠野琳琅山內忽遇一箇老僧引領
 洒家到此處茅菴中囑付道柴米菜蔬都有只在此間等
 候但見箇長大漢從松林深處來你便捉住夜來望見山
 前火起小僧看了一夜又不知此間山徑路數是何處今
 早正見這賊爬過山來因此俺一禪杖打翻就捉來綁不
 不想正是方臘宋江又問道那一箇老僧今在何處魯知
 深道那箇老僧自引小僧到茅菴裏分付了柴米出來竟
 不知投何處去了宋江道那和尚眼見得是聖僧羅漢如

水滸金書 第九回 七

氣清夢醒
不待潮生

絕頂透醒
語是直說

蘇詩神韻
成四字便
不見用文
代肉麻處

此顯靈令吾師成此大功回京奏聞朝廷可以還俗為官

在京師圖箇蔭子封妻光耀祖宗報答父母劬勞之恩魯

智深答道洒家心已成灰不願為官只圖尋箇淨了去處

安身立命足矣宋江道吾師既不肯還俗便到京師去住

持一箇名山大刹為一僧首也光顯宗風亦報答得父母

智深聽了搖首叫道都不要多也無用只得箇團團屍

首便是強了宋江聽罷默上心來各不喜歡點本部下將

佐俱已數足教將方臘陷車盛了解上東京面見天子催

起三軍帶領諸將離了幫源洞清溪縣都回睦州却說張

招討會集到都督童樞密從耿二叅謀都在睦州聚齊合

兵一處屯駐軍馬見說宋江獲了大功拿住方臘解來睦

州眾官都來慶賀宋江等諸將參拜已了張招討道已知

將軍邊塞勞苦損折弟兄今已全功實為萬幸宋江再拜

泣涕道當初小將等一百八人被遼還京都不曾損了一

箇誰想首先去了公孫勝京師已留下數人克復揚州渡

大江怎知十停去七今日宋江雖存有何面目再見山東

父老故鄉親戚張招討道先鋒休如此說自古道貧富貴

賤宿生所載壽夭短長人生分定常言道有福人送無福

人何以損折將佐為恥今日功成名顯朝廷知道必當重

用封官賜爵光顯門閭衣錦還鄉誰不稱羨閒事不須掛

意只顧收拾回軍宋江拜謝了總兵等官自來號令諸將
張招討已傳下軍令教把生擒到賊徒偽官等衆除留方
臘另行解赴東京其餘從賊都就睦州市曹斬首施行所
有未收去處衢婺等縣賊役賊官得知方臘已被擒獲一
半逃散一半自行投首張招討盡皆准首復爲良民就行
出榜去各處招撫以安百姓其餘隨從賊徒不傷及者亦
准其自首投降復爲鄉民撥還產業田園克復州縣已了
各調守禦官軍護境安民不在話下再說張招討衆官都
在睦州設太平宴慶賀衆將官僚賞勞三軍將校傳令教
先鋒頭目收拾朝京軍令傳下各各准備行裝陸續登程

且說先鋒使宋江思念亡過衆將洒然淚下不想患病在
杭州張橫穆弘等六人朱富穆春看視共是八人在彼後
亦各患病身死止留得楊林穆春到來隨軍征進想起諸
將勞苦今日太平當以超度便就睦州宮觀淨處揚起長
旛修設超度九幽拔罪好事做三百六十分羅天大醮追
薦前亡後化列位偏正將佐已了次日樵牛宰馬致備牲
禮與同軍師吳用等衆將俱到烏龍神廟裏焚帛享祭烏
龍大王謝祈龍君護佑之恩回至寨中所有部下正偏將
佐陣亡之人收得屍骸者俱令各自安葬已了宋江與盧
俊義收拾軍馬將校人員隨張招討回杭州聽候聖旨班

師回京衆多將佐功勞俱各造冊上了文簿進呈御前先
寫表章申奏天子三軍齊備陸續起程宋江看了部下正
偏將佐止剩得三十六員回軍那三十六人是

呼保義宋江 玉麒麟盧俊義 智多星吳用

大刀關勝 豹子頭林冲 雙鞭呼延灼

小李廣花榮 小旋風柴進 撲天鵬李應

美髯公朱仝 花和尚魯智深 行者武松

神行太保戴宗 黑旋風李逵 病關索楊雄

混江龍李俊 活閻羅阮小七 浪子燕青

神機軍師朱武 鎮三山黃信 病尉遲孫立

混世魔王樊瑞 轟天雷凌振 鐵面孔目裴宣

神算子蔣敬 鬼臉兒杜興 鐵扇子宋清

獨角龍鄒潤 一枝花蔡慶 錦豹子楊林

小遮攔穆春 出洞蛟童威 翻江蜃童猛

鼓上阜時遷 小尉遲孫新 母大蟲顧大嫂

當下宋江與同諸將引兵馬離了睦州前望杭州進發正

是收軍鑼響千山震得勝旗開十里紅於路無話已回到

杭州因張招討軍馬在城宋先鋒且屯兵在六和塔駐扎

諸將都在六和寺安歇先鋒使宋江盧俊義早晚入城聽

令且說魯智深自與武松在寺中一處歇馬聽候看見城

外江山秀麗景物非常心中歡喜是夜月白風清水天共
碧二人正在僧房裏睡至半夜忽聽得江上潮聲雷響魯
智深是開西漢子不會省得浙江潮信只道是戰鼓響賊
人生發跳將起來摸了禪杖大喝着便搶出來眾僧喫了
一驚都來問道師父何為如此趕出何處去魯智深道酒
家聽得戰鼓響待要出去廝殺眾僧都笑將起來道師父
錯聽了不是戰鼓響乃是錢塘江潮信響魯智深見說喫
了一驚問道師父怎地喚做潮信響寺內眾僧推開牕指
着那潮頭叫魯智深看說道這潮信日夜雨番來並不違
時刻今朝是八月十五日合當三更子時潮來因不失信

麥臘二字
別作此解
奇上

不曉得的
到會說得
妙

謂之潮信魯智深看了從此心中忽然大悟拍掌笑道俺
師父智真長老曾囑付與酒家四句偈言道是逢夏而擒
俺在萬松林裏廝殺活捉了箇夏侯成遇臘而執俺生擒
方臘今日正應了聽潮而圓見信而寂俺想既逢潮信合
當圓寂眾和尚俺家問你如何喚做圓寂寺內眾僧答道
你是出家人還不省得佛門中圓寂便是死魯智深笑道
既然死乃喚做圓寂酒家今已必當圓寂煩與俺燒桶湯
來洒家沐浴寺內眾僧都只道他說要又見他這般性格
不敢不依他只得喚道人燒湯來與魯智深洗浴換了一
身御賜的僧衣便叫部下軍校去報宋公明先鋒哥哥來

不原宋公
明等首多
少白勝

看酒家又問寺內眾僧處討紙筆寫了一篇頌子去法堂
上捉把禪椅當中坐了焚起一爐好香放了那張紙在禪
床上白疊起兩隻脚左脚搭在右脚自然天性騰空比及
宋公明見報急引眾頭領來看時魯智深已自坐在禪椅
上不動了頌曰

平生不修善果 只愛殺人放火 忽地頓開金
繩 這裏扯斷玉鎖 噴 錢塘江上潮信來

今日方知我是我

宋江與盧俊義看了偈語差歎不已眾多頭領都來看視

魯智深焚香拜禮城內張岳討并童偃密等眾官亦來拈
香拜禮宋江自取出金帛供散眾僧做箇三晝夜功果合
箇朱紅龕子盛了直去請徑山住持大惠禪師來與魯智
深下火五山十剎禪師都來誦經迎出龕子去六和塔後
燒化那徑山大惠禪師手執火把直來龕子前指着魯智
深道幾句法語是

魯智深魯智深 起身自綠林 兩隻放火眼
一片殺人心 忽地隨潮歸去 果然無處跟尋
咄 解使滿空飛白玉 能令大地作黃金

大惠禪師下了火已了眾僧誦經懺悔焚化龕子在六和
塔山後收取骨殖葬入塔院所有魯智深隨身多餘衣鉢

德聖初名
人出也其
然思好此
方見英雄
收場本色

及朝廷賞賜金銀并各官布施盡都納入六和寺裏常任
 公府淨鐵禪杖并阜布直裰亦留於寺中供養當下宋江
 看那武松雖然不死已成廢人武松對宋江說道小弟今
 已殘疾不願是京朝覬覦將身邊金銀賞賜都納此六和
 寺中陪堂公用已作清閒道人十分好了哥哥造冊休寫
 小弟進京宋江見說任從你心武松自此只在六和寺中
 出家後至八十善終這是後話再說先鋒宋江每日去城
 中聽令待張招討中軍人馬前進已將軍兵入城屯扎半
 月中間朝廷天使到來奉聖旨令先鋒宋江等班師回京
 張招討童樞密都督劉光世從職二叅謀大將王稟趨

中軍人馬陸續先回京師去了宋江等隨即收拾軍馬回
 京比及起程不想林冲染患風病癱了楊雄發背瘡而死
 時遷又感攪腸沙而死宋江見了感傷不以丹徒縣又申
 將文書來報說楊志已死葬於本縣山園林冲風癱又不
 能痊就留在六和寺中教武松看視後半載而亡再說宋
 江與同諸將離了杭州望京師進發只見浪子燕青私自
 來勸主人盧俊義道小乙自幼隨侍主人蒙恩感德一言
 難盡今既大事已畢欲同主人入納還原受官誥私去隱跡
 埋名尋箇僻淨去處以終天年未知主人意下若何盧俊
 義道自從梁山泊歸順宋朝已來俺弟兄們身經百戰動

一部書說
至此使人
熱腸憤氣
一時俱消
并英雄忠
義等字都
將掃却

勞不易邊塞苦楚弟兄損折幸存我一家二人性命正
衣錦還鄉圖箇封妻蔭子你如何却尋這等沒結果燕青
笑道主人差矣小乙此去正有結果只恐主人此去無結
果耳若燕青可謂知進退存亡之機矣有詩為證

略也攻城志已酬
時人苦把功名戀

陳辭欲伴赤松遊
只怕功名不到頭

盧俊義道燕青我不曾存半點異心朝廷如何負我燕青
道主人豈不聞韓信立下十大功勞只落得未央宮前斬
首彭越醢為肉醬英布弓弦藥酒王公你可尋思禍到臨
頭難走盧俊義道我聞韓信三齊擅自稱王教陳豨造反

彭越殺身亡家大梁不朝高祖英布九江受任要謀漢帝
江山以此漢高帝許遊雲夢令呂后斬之我雖不曾受這
般重爵亦不曾有此等罪過燕青道既然王公不聽小乙
之言只怕悔之晚矣小乙本待去辭宋先鋒他這箇義重
的人必不肯放只此辭別王公盧俊義道你辭我待要那
裏去燕青道也只在主公前後盧俊義笑道原來也只恁
地看你到那裏燕青納頭拜了八拜當夜收拾了一擔金
珠寶貝挑着竟不知投何處去了次日早晨軍人收得字
紙一張來報覆宋先鋒宋江看那一張字紙時上面寫道
是

辱弟燕青百拜懇告

先鋒王將麾下自蒙收錄多感厚恩效死幹功補報難盡今自思命薄身微不堪國家任用情願退居山野為一閒人本待拜辭恐王將義氣深重不肯輕放連夜潛去今留口號四句拜辭望乞王師恕罪

鴈序分飛自可驚

納還官誥不求榮

身邊自有君王赦

洒脫風塵過此生

宋江看了燕青的書并四句口號心中鬱悒不樂當時盡收拾損折將佐的官誥牌面送回京師繳納還官宋兵人馬迤邐前進比及行至蘇州城外只見混江龍李俊詩中

李俊
得厚
得高人
一着

風疾倒在床上手下軍人來報宋先鋒宋江見報親自領醫人來看治李俊道哥哥休悞了回軍的程限朝廷見責亦恐張招討先回日久哥哥憐憫李俊時可留下童威童猛看視兄弟待病體痊可隨後起來朝覲哥哥軍馬請自赴京宋江見說心雖不然倒不疑慮只得引軍前進又被張招討行文催趲宋江只得留下李俊童威童猛三人自同諸將上馬赴京去了且說李俊三人竟來尋見費保四箇不負前約七人都在榆柳莊上商議定了盡將家私打造船隻從太倉港乘駕出海自投化外國去了後來為暹羅國之主童威費保等都做了化外官職自取其樂另霸

海濱這是李俊的後話詩曰

知幾君子事

明哲邁夷倫

重結義中義

更全身外身

潯水舟無繫

榆庄柳又新

誰知天海闊

別有一家人

再說宋江等諸將一行軍馬在路無話復過常州潤州相

戰去處宋江無不傷感軍馬渡江十存二三過揚州進淮

安望京師不遠了宋江傳令叫眾將各各準備朝覲三軍

人馬九月二十後回到東京張招討中軍人馬先進城去

宋江等軍馬只就城外屯住扎營於舊時陳橋驛聽候聖

旨此時有先前留下伏侍李俊等小校從蘇州來報說李

俊原非患病只是不願朝京為官今與童威童猛不知何

處去了宋江又復嗟歎叫裴宣寫錄見在朝京大小正偏

將佐數日共計二十七員并歿了王事者俱錄其名數寫

成謝恩表章仍令正偏將佐俱各準備幞頭公服伺候朝

見天子三日之後上皇設朝近臣奏聞天子教宣宋江等

面君朝見此日東方漸明宋江盧俊義等二十七員將佐

承旨即忙上馬入城東京育姓看了時此是第三番朝見

想這宋江等初受招安時却奉聖旨都穿御賜的紅綠錦

襖子懸掛金銀牌面入城朝見破遼兵之後回京師時天

願他兄弟
一心情不
一家江只
足行心歸
朝廷一心
要與兄弟
難再難

三番朝見
如此一語
老少增寵
老少增悲

百姓看見
的請特
家然星是
則人知害
而
不
動
益
不可

子宣命都是披袍掛甲戎裝入朝朝見今番太平回國天子特命文扮却是幞頭公服入城朝覲東京百姓看了只剗得這幾箇回來眾皆嗟嘆不已宋江等二十七人來到正陽門下齊齊下馬入朝侍御史引至丹墀玉階之下宋江盧俊義為首上前八拜退後八拜進中八拜三八二十四拜揚塵舞蹈山呼萬歲君臣禮足徽宗天子看見宋江等只剗得這些人員心中嗟念上皇命都宣上殿宋江盧俊義引領眾將都上金階齊跪在珠簾之下上皇命賜眾將平身左右近臣早把珠簾捲起天子乃曰朕知卿等眾將收勦江南多負勞苦卿等弟兄損折大半朕聞不勝傷

惜宋江垂淚不止仍自再拜奏曰以臣鹵鈍薄才肝腦塗地亦不能報國家大恩昔日念臣共聚義兵一百八人登五臺發願誰想今日十損其八謹錄人數未敢擅便具奏伏望天慈俯賜聖鑑上皇曰卿等部下歿於王事者朕命各墳加封不沒其功宋江再拜進上表文一通表曰

平南都總管正先鋒使臣宋江等謹上表伏念臣江等愚拙庸才孤陋俗吏徃犯無涯之罪幸蒙莫大之恩高天厚地豈能酬粉骨碎身何足報股肱竭力離水泊以除邪兄弟同心登五臺而發願全忠秉義護國保民幽州城鏖戰遼兵清溪洞力擒方臘雖則微功上達奈緣

良將下沉，臣江日夕憂懷，且暮悲愴，伏望天恩俯賜聖鑑，使已歿者皆蒙恩澤，在生者得庇洪休。臣江乞歸田野，願作農民，實陛下仁育之賜。臣江等不勝戰悚之至，謹錄存歿人數，隨表上進以聞。

陣亡正偏將佐五十九員

正將一十四員

秦明

徐寧

董平

張清

劉唐

史進

索超

張順

阮小二

阮小五

雷橫

石秀

解珍

解寶

偏將四十五員

宋萬

焦挺

陶宗旺

韓滔

彭玘

鄭天壽

曹正

王定六

宣贊

孔亮

施恩

郝思文

鄧飛

周通

龔旺

鮑旭

段景住

侯健

孟康

王英

扈三娘

項充

李袞

燕順

馬麟

單廷珪

魏定國

呂方

郭盛

歐鵬

陳達

楊春

郁保四

李忠

薛永

李雲

石勇

杜遷

丁得孫

鄒淵

李立

湯隆

蔡福

張青

孫二娘

於路病故正偏將佐一十員

正將五員

林冲

楊志

張橫

穆

楊雄

偏將五員

孔明

朱貴

朱富

白勝

時遷

杭州六和寺坐化正將一員

魯智深

折臂不願恩賜六和寺出家正將一員

武松

舊在京回還蘄州出家正將一員

不願恩賜於路上去正偏將四員

正將二員

燕青

李俊

偏將二員

童威

童猛

舊留在京師并取回醫士見在京偏將五員

安道全

皇甫端

金大堅

蕭讓

樂和

見在朝覲正偏將佐二十七員

正將一十二員

宋江

盧俊義

吳用

關勝

呼延灼

此等開
與入目書
絕

公孫勝

花榮 柴進 李應 朱仝 戴宗

李逵 阮小七

偏將一十五員

朱武 黃信 孫立 樊瑞 凌振

裴宣 蔣敬 杜興 宋清 鄒潤

蔡慶 楊林 楊春 孫新 顧大嫂

宣和五年九月 日先鋒使臣宋江 副先鋒臣盧

俊義等謹上

表

上皇覽表嗟歎不已乃巨卿等一百八人上應星曜今止

有二十七人見存又辭去了四箇真乃十去其八矣隨將

聖旨將這已歿于王事者正將偏將各授名爵正將封為

忠武郎偏將封為義節郎如有子孫者就令赴京照名承

襲官爵如無子孫者勅賜立廟所在享祭惟有張順顯靈

有功勅封金華將軍僧人魯智深擒護賊寇有功善終坐

化於大刹加贈義烈照暨禪師武松對敵有功傷殘折臂

見於六和寺出家封清忠祖師賜錢十萬貫以終天年已

故女將二人扈三娘加贈花陽郡夫人孫二娘加贈旌德

郡君見在朝覲除先鋒使另封外正將十員各授武節將

軍諸州統制偏將十五員各授武奕郎諸路都統領管軍

晉民省院聽調女將一員顧大嫂封授東源縣君

先鋒使宋江加授武德大夫楚州安撫使兼兵馬都總

管

副先鋒盧俊義加授武功大夫廬州安撫使兼兵馬副

總管

軍帥吳用授武勝軍承宣使

關勝授大名府正兵馬總管

呼延灼授御營兵馬指揮使

花榮授應天府兵馬都統制

柴進授橫海軍滄州都統制

李應授中山府鄆州都統制

朱仝授保定府都統制

戴宗授兗州府都統制

李逵授鎮江潤州都統制

阮小七授蓋天軍都統制

上皇勅命各各正偏將佐封官授職謝恩聽命給付賞賜

偏將一十五員各賜金銀三百兩綵段五表裏正將一十

員各賜金銀五百兩綵段八表裏先鋒使宋江盧俊義各

賜金銀一千兩錦段十表裏御花袍一套名馬一匹宋江

等謝恩畢又奏陞州烏龍大王二次顯靈護國保民拔護

軍將以致全勝上皇准奏聖勅加封忠靖靈德普祐孚惠
龍王御筆改睦州爲嚴州歙州爲徽州因是方臘造反之
地各帶反文字體清溪縣改爲淳安縣幫源洞鑿開爲山
島勅委本州官庫內支錢起建烏龍大王廟御賜牌額至
今古跡尚存江南但是方臘殘破去處被害人民普免差
徭三年當日宋江等各各謝恩已了天子命設太平筵宴
慶賀功臣文武百官九卿四相同登御宴是日賀宴已畢
衆將謝恩宋江又奏臣部下自梁山泊受招安軍卒亡過
大半尚有願還家者乞陛下聖恩優恤天子准奏降勅如
願爲軍者賜錢一百貫絹十疋於龍猛虎威二營收操月
支俸糧養贍如不願者賜錢二百貫絹十疋各令回鄉爲
民當差宋江又奏臣生居鄆城縣獲罪以來自不敢還鄉
乞聖上寬恩給假回鄉拜掃省視親族却還楚州之任未
敢擅便乞請聖旨上皇聞奏大喜再賜錢十萬貫作還鄉
之資宋江謝恩已罷辭駕出朝次日中書省作太平筵宴
管待衆將第三日樞密院又設宴慶賀太平共張招討劉
都督童樞密從耿二叅謀王趙二大將朝廷自陞重爵不
在此本話內太乙院題本奏請聖旨將方臘於東京市曹
上凌遲處死剛了三日示衆有詩爲證

宋江重賞陞官日

方臘當刑受剛時

善惡到頭終有報 只爭來早與來遲

再說宋江奏請了聖旨，給假回鄉省親。部下軍將願為軍
首，報名送發龍猛虎威二營收操，關給賞賜馬軍守備。願
為民者，關請銀兩，各各還鄉為民當差。部下偏將亦各請
受恩賜，聽除管軍管民，護境為官。關領誥命，各人赴任。與
國安民。宋江分派已了，與眾暫別。自引兄弟宋清帶領隨
行軍健一二百人，挑擔御物行李衣裝賞賜，離了東京，望
山東進發。宋江宋清在馬上，衣錦還鄉，離了京師，回歸故
里。於路無話。自來到山東鄆城縣宋家村鄉中，故舊父老
親戚都來迎接。宋江回到莊上，不期宋太公已死。靈柩尚
存。宋江宋清痛哭傷感，不勝哀戚。家眷莊客都來拜見。宋
江莊院用家私什物，宋太公存日，整置得齊備，亦如舊
時。宋江在莊上修設好事，請僧命道，修建功果。薦拔亡過
父母宗親州縣官僚，探望不絕。擇日選晴，纜扶太公靈柩
高原安葬。是日日本州官員親鄰父老賓朋眷屬盡來送葬。
已了，不在話下。宋江思念玄女娘娘，願心未酬，將錢五萬
貫命工匠人等重建九天玄女娘娘廟。宗兩廊山門，粧飾
聖像，彩畫兩廊，俱已完備。不覺在鄉日久，誠恐上皇見責。
選日除了孝服，又做了幾日道場。次後設一大會，請當村
鄉尊父老飲宴酌杯，以叙問別之情。次日親戚亦皆置筵

慶賀不在話下。宋江將莊院交割與次弟宋清。雖受官爵。只在鄉中務農奉祀宗親香火。將多餘錢帛散惠下民。宋江在鄉中住了數月。辭別鄉老故舊。再回東京。與眾弟兄相見。眾人有搬取老小家眷回京住的。有在任所去的。亦有夫主兄弟歿於王事的。朝廷已自頒降恩賜金帛。令歸鄉里。優恤其家。宋江自到東京。發遣回鄉。都已完足。朝前聽命。辭別省院諸官。收拾赴任。只見神行太保戴宗來探。宋江坐間說出一席話來。有分教。宋公明生為鄆城縣英。雄死作麥兒洼土地。正是凜凜清風生廟宇。堂堂遺像在凌煙。畢竟戴宗對宋江說出甚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評 到得功成名遂。已是漏盡鐘鳴。可殺清夜深省。

忠義水滸全書

第一百二十回

宋公明神聚蓼兒洼

徽宗帝夢遊梁山泊

話說宋江衣錦還鄉還至東京與眾弟兄相會令其各人收拾行裝前往任所當有神行太保戴宗來探宋江二人坐間閒話只見戴宗起身道小弟已蒙聖恩除授兗州都統制今情願納下官誥要去泰安州嶽廟裏陪堂求都過了此生實為萬幸宋江道賢弟何故行此念頭戴宗道是弟夜夢崔府君勾喚因此發了這片善心宋江道賢弟生身既為神行太保他日必作嶽府靈聰自此相別之後戴

宗納還了官誥去。到泰安州嶽廟裏陪堂出家。每日懇懃奉祀聖帝香火。虔誠無忽。後數月一夕無恙。請衆道伴相辭。作別大笑而終。後來在嶽廟裏累次顯靈。州人廟祝隨塑。宗神像於廟裏胎骨是他真身。又有阮小七受了誥命辭別。未江已往。蓋天軍做都統制職事。未及數月。被大將王稟趙譚懷挾幫源洞辱罵。舊恨累累。於童樞密前訴說阮小七的過失。曾穿着方臘的赭黃袍龍衣玉帶。雖是一時戲耍。終久懷心不良。亦且蓋天軍地僻人蠻。必致造反。童貫把此事達知蔡京。奏過天子。請降了聖旨。行移公文到彼處。追奪阮小七本身的官誥。復爲庶民。阮小七見了心中也自歡喜。帶了老母回還梁山泊石碣村。依舊打魚爲生。奉養老母。以終天年。後來壽至六十而亡。且說小旋風柴進在京師。見戴宗納還官誥。求閒去了。又見說朝廷追奪了阮小七官誥。不合禁了方臘的平天冠龍衣玉帶。意在學他造反。罰爲庶民。尋思我亦曾在方臘處做駙馬。倘或日後奸臣們知得於天子前。讒佞見責起來。追了誥命。豈不受辱。不如自識時務。免受玷辱。推稱風疾病患。不時舉發。難以任用。情願納還官誥。求閒爲農。辭別衆官。再回滄州橫海郡爲民。自在過活。忽然一日無疾而終。李應受中山府都統制。赴任半年。聞知柴進求閒去了。自思

也推稱風靡不能為官申達省院繳納官諾復還故鄉獨
 龍岡村中過活後與杜興一處作富豪俱得善終關勝在
 北京大名府總管兵馬甚得軍心眾皆欽伏一日操練軍
 馬回來因大醉失脚落馬得病身亡呼延灼受御營指揮
 使每日隨駕操備後領大軍破大金兀朮四太子出軍殺
 至淮西陣亡只有朱仝在保定府管軍有功後隨劉光世
 破了大金直做到太平軍節度使花榮帶同妻小妹子前
 赴應天府到任吳用自來單身只帶了隨行安童去武勝
 軍到任李逵亦是獨自帶了兩箇僕從自來潤州到任話
 說為何只說這三箇到任別的都說不絕後結果為這七
 員正將都不願見着先說了結果後這五員正將宋江盧

實一個以
功名終

此數入又
數在後文
局不死

俊義花榮吳用李逵還有廝會處以此未說絕了結果下
 來便見再說宋江盧俊義在京師都分派了諸將賞賜各
 各令其赴任去訖及于王事者止將家眷人口關給與恩
 賞錢帛金銀仍各送回故鄉聽從其便再有見在朝京偏
 將一十五員除兄弟宋清還鄉為農外杜興已自跟隨李
 應還鄉去了黃信仍任青州孫立帶同兄弟孫新顧大嫂
 并妻小自依舊登州任用鄒潤不願為官回登雲山去了
 蔡慶跟隨關勝仍回北京為民裴宣自與楊林商議了自
 回飲馬川受職求閒去了蔣敬思念故鄉願回潭州為民

朱武自來投授樊瑞道法兩箇做了全真先生雲遊江湖去投公孫勝出家以終天年穆春自回揭陽鎮鄉中復爲良民凌振砲手非凡仍受火藥局御管任用舊在京師偏將五員安道全欽取回京就於太醫院做了金紫醫官皇甫端原受御馬監大使金大堅已在內府御寶監爲官蕭讓在蔡太師府中受職作門館先生樂和在駙馬王都尉府中盡老清閒終身快樂不在話下且說宋江自與盧俊義分別之後各自前去赴任盧俊義亦無家眷帶了數箇隨行伴當自望廬州去了宋江謝恩辭朝別了省院諸官帶同幾箇家人僕從前往楚州赴任自此相別都各分散

亦○甚○感○

大海歸潮
到頭結穴

去了亦不在話下且說宋朝原來自太宗傳太祖帝位之時說了誓願以致朝代奸佞不濟至今徽宗天子至聖至明不期致被奸臣當道讒佞專權屬害忠良深可憫念當此之時却是蔡京童貫高俅楊戩四箇賊臣變亂天下壞國壞家壞民當有殿帥府太尉高俅楊戩日見天子重禮厚賜宋江等這夥將校心內好生不然兩箇自來商議道這宋江盧俊義皆是我等仇人今日倒喫他做了有功之臣受朝廷這等恩賜却教他上馬管軍下馬管民我等省院官僚如何不惹人耻笑自古道恨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楊戩道我有一計先對付了盧俊義便是絕了宋江一

好美門恐惹人耻笑自古道恨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

隻臂膊這人十分英勇若先對付了宋江他若得知必變了事倒惹出一場不好高俅道願聞你的妙計如何楊戩道排出一幾箇廬州軍漢來省院首告盧安撫招軍買馬積草也糧意在造反便與他申呈去太師府啟奏和這蔡太師都瞞了等太師奏過天子請旨定奪却令人賺他來京師待上皇賜御食與他於內下了些水銀却墜了那人腰腎做用不得便成不得大事再差天使却賜御酒與宋江喫酒裏也與他下了慢藥只消半月之間以定沒救高俅道此計大妙有詩堪笑

自古權奸害善良

不容忠義立家邦

皇天若肯明昭報

男作俳優女作倡

兩箇賊臣計議定了着心腹人出來尋覓兩箇廬州士人寫與他狀子叫他去樞密院首告盧安撫在廬州即日招軍買馬積草屯糧意欲造反使人常住楚州結連安撫宋江通情起義樞密院却是童貫亦與宋江等有讎當即收了原告狀子遞呈來太師府啟奏蔡京見了申文便會官計議此時高俅楊戩俱各在彼四箇奸臣定了計策引領原告人入內啟奏天子上皇曰朕想宋江盧俊義征討四方虜寇掌握十萬兵權尚且不生反心今已去邪歸正焉肯背反寡人不曾虧負他如何敢叛逆朝廷其中有詐未

審虛的難以准信。當有高俅楊戩在傍奏道：「聖上道理雖然人心難忖，想必是盧俊義嫌官卑職小，不滿其心，復懷反意，不幸被人知覺。」上皇曰：「可喚來寡人親問，自取實招。」蔡京童貫又奏道：「盧俊義是一猛獸，未保其心，倘若驚動了他，必致走透，深為未便。今後難以收捕，只可賺來京師，陛下親賜御膳御酒，將聖言撫諭之，窺其虛實，動靜若無，不必究問，亦顯陛下不負功臣之念。」上皇准奏，隨即降下聖旨，差一使命逕往廬州宣取盧俊義還朝。有委用的事，天使奉命來到廬州，大小官員出郭迎接，直至州衙開讀已罷，話休絮煩。盧俊義聽了聖旨，宣取回朝，便同使命離了廬州，一齊上了鋪馬來京。於路無話，早至東京皇城司前歇了。次日早到東華門外，伺候早朝時，有太師蔡京樞密院童貫、太尉高俅、楊戩引盧俊義於偏殿朝見。上皇拜舞已罷，天子道：「寡人欲見卿一面，又問廬州可容身否？」盧俊義再拜奏道：「托賴聖上洪福，齊天彼處軍民亦皆安泰。」上皇又問了些閒話，俄延至午，尚膳厨官奏道：「進呈御膳。」在此未敢擅便，乞取聖旨。此時高俅、楊戩已把水銀暗地着放在裏面，供呈在御案上。天子當面將膳賜與盧俊義，盧俊義拜受而食。上皇撫諭道：「卿去廬州務要盡心安着，軍士勿生非意。」盧俊義頓首謝恩，出朝回還廬州，全然不

應繳天罪
星合當聚
會之勾

蹕上皇
有分寸更
可憐

知四箇賊臣設計相害高休揚戩相謂曰此後大事定矣
 再說盧俊義星夜便回廬州來覺道腰腎疼痛動舉不得
 不能乘馬坐船回來行至泗州淮河天數將盡自然生出
 事來其夜因醉要立在船頭上消遣不想水銀墜下腰跨
 并骨髓裏去冊立不牢亦且酒後失脚踏於淮河深處而
 死水銀活命亦是一奇可憐河北玉麒麟屈作水中冤抑鬼從人打撈起屍首
 具棺擲殯於泗州高原深處本州官員動文書申覆省院
 不在話下且說蔡京童貫高休揚戩四箇賊臣計較定了
 將齋泗州申達文書早朝奏聞天子說泗州申覆盧安撫
 行至淮河因酒醉墜水而死臣等省院不敢不奏今盧俊
 義已死只恐宋江心內設疑別生他事乞陛下聖鑑可差
 天使齋御酒往楚州賞賜以安其心上皇沉吟良久欲道
 不准未知其心意欲准行誠恐有弊上皇無奈終被奸臣
 讒佞所惑片口張舌花言巧語緩裏取事無不納受遂降
 御酒二樽差天使一人齋往楚州限目下便行眼見得這
 使臣亦是高休揚戩二賊手下心腹之輩天數只註宋公
 明合當命盡不期被這奸臣們將御酒內放了慢藥在裏
 面却教天使齋擎了逕往楚州來且說宋公明自從到楚
 州為安撫兼管總領兵馬到任之後惜軍愛民百姓敬之
 如父母軍按仰之若神明訟庭肅然六事俱備人心既服

應繳天冊
星合當聚
會之句

出脫上皇
有分寸更
可憐

水滸全書

四傳

知四箇賊臣設計相害高俅楊戩相謂曰此後大事定矣
再說盧俊義星夜便回廬州來覺道腰腎疼痛動舉不得
不能乘馬坐船回來行至泗州淮河天數將盡自然生出
事來其夜因醉要立在船頭上消遣不想水銀墜下腰跨
并骨髓裏去冊立不牢亦且酒後失脚踏於淮河深處而
死水銀活斂亦是一奇可憐河北玉麒麟屈作水中冤抑鬼從人打撈起屍首
具棺擲殯於泗州高原深處本州官員動文書申覆省院
不在話下且說蔡京童貫高俅楊戩四箇賊臣計較定了
將齋泗州申達文書早朝奏聞天子說泗州申覆盧安撫
行至淮河因酒醉墜水而死臣等省院不敢不奏今盧俊
義已死只恐宋江心內設疑別生他事乞陛下聖鑑可差
天使齋御酒往楚州賞賜以安其心上皇沉吟良久欲道
不准未知其心意欲准行誠恐有弊上皇無奈終被奸臣
讒佞所惑片口張舌花言巧語緩裏取事無不納受遂降
御酒二樽差天使一人齋往楚州限目下便行眼見得這
使臣亦是高俅楊戩二賊手下心腹之輩天數只註宋公
明合當命盡不期被這奸臣們將御酒內放了慢藥在裏
面却教天使齋擎了逕往楚州來且說宋公明自從到楚
州為安撫兼管總領兵馬到任之後惜軍愛民百姓敬之
如父母軍接仰之若神明訟庭肅然六事俱備人心既服

水滸全書

第十回

七

鄒鄒堂

有情與有
歸結是個
有頭有尾
的人

軍民欽敬宋江公事之暇時常出郭遊觀原來楚州南門外有箇去處地名喚做蓼兒洼其山四面都是水港中有高山一座其山秀麗松栢森然甚有風水雖然是箇小去處其內山峯環遶龍虎踞盤曲折巒巒陂階臺砌四圍港汊前後湖蕩儼然是梁山泊水滸寨一般宋江看了心中甚喜自己想道我若死於此處堪為陰宅但若身閒常去遊翫樂情消遣話休絮煩自此宋江到任以來將及半載時是宣和六年首夏初旬忽聽得朝廷降賜御酒到來與衆出郭迎接入到公廨開讀聖旨已罷天使捧過御酒教宋安撫飲畢宋江亦將御酒回勸天使天使推稱自來不

異心之事
四字妙甚
可見人心
皆好是其
不然凡異
其心即是
非惡

會飲酒御酒宴罷天使回京宋江備禮饋送天使天使不受而去宋江自飲御酒之後覺道肚腹疼痛心中疑慮想被下藥在酒裏却自急令從人打聽那來使時於路館驛却又飲酒宋江已知中了奸計必是賊臣們下了藥酒乃歎曰我自幼學儒長而通吏不幸失身於罪人竝不曾行半點異心之事今日天子輕聽讒佞賜我藥酒得罪何辜我死不爭只有李逵見在潤州都統制他若聞知朝廷行此好弊必然再去哨聚山林把我等一世清名忠義之事壞了只除是如此行方可連夜使入往潤州喚取李逵星夜到楚州別有商議且說李逵自到潤州為都統制只是

心中悶倦與眾終日飲酒只愛貪杯聽得宋江差人到來
 有請李逵道哥哥取我必有話說便同幹人下了船直到
 楚州運入州治拜見宋江罷宋江道兄弟自從分散之後
 日夜只是想念眾人吳用軍師武勝軍又遠花知寨在應
 天府又不知消耗只有兄弟在潤州鎮江較近特請你來
 商量一件大事李逵道哥哥甚麼大事宋江道你且飲酒
 宋江請進後廳見成杯盤隨即管待李逵喫了半晌酒食
 將至半酣宋江便道賢弟不知我聽得朝廷差人齎藥酒
 來賜與我喫如死却是怎的好李逵大叫一聲哥哥反了
 罷宋江道兄弟軍馬盡都沒了兄弟們又各分散如何反

以死相酬
 能使之
 者不以爲
 怪真弟兄
 真忠義可
 敬可哀

得成李逵道我鎮江有三千軍馬哥哥這裏楚州軍馬盡
 點起來并這百姓都盡數起去併氣力招軍買馬殺將去
 只是再上梁山泊倒快活強似在這奸臣們手下受氣宋
 江道兄弟且慢着再有計較原來那接風酒肉已下了慢
 藥當夜李逵飲酒了次日吳丹相送李逵道哥哥幾時起
 義兵我那裏也起軍來接應宋江道兄弟你休怪我前日
 朝廷差天使賜藥酒與我服了死在旦夕我爲人一世只
 主張忠義二字不肯半點欺心今日朝廷賜死無辜寧可
 朝廷負我我忠心不負朝廷我死之後恐怕你造反壞了
 我梁山泊替天行道忠義之名因此請將你來相見一面

昨日酒中已與了你慢藥服了。回至潤州必死。你死之後。可來此處楚州南門外有箇蓼兒洼。風景盡與梁山泊無異。和你陰魂相聚。我死之後。屍首定葬於此處。我已看定了。也言訖。墮淚如雨。李逵見說。亦垂淚道。罷罷。生時伏侍哥哥。死了也只是哥哥部下一箇小鬼。言訖。淚下。便覺道。身體有些沉重。當時洒淚拜別了宋江。下船回到潤州。果然藥發身死。李逵臨死之時。付囑從人。我死了。可千萬將我靈柩去楚州南門外蓼兒洼。和哥哥一處埋葬。囑罷而死。從人置備棺槨。盛貯。不負其言。扶柩而往。再說宋江自從與李逵別後。心中傷感。思念吳用。花榮不得會面。是

夜藥發臨危。囑付從人親隨之輩。可依我言。將我靈柩殯葬。此間南門外蓼兒洼。高原深處。必報你衆人之德。乞依我囑言。訖而逝。宋江從人置備棺槨。依禮殯葬。楚州官吏聽從其言。不負遺囑。當與親隨人從本州吏胥老幼。扶宋公明靈柩葬於蓼兒洼。數日之後。李逵靈柩亦從潤州到來。葬於宋江墓側。不在話下。且說宋清在家患病。聞知家人回來。報說哥哥宋江已故在楚州。病在鄆城。不能前來。人回來報說。哥哥宋江已故在楚州。病在鄆城。不能前來。津送後。又聞說葬於本州南門外蓼兒洼。只令得家人到來祭祀。看視墳塋。修築完備。回復宋清不在話下。却說武勝軍承宣使軍師吳用。自到任之後。常常心中不樂。每每

思念宋公明相愛之心。忽一日心情恍惚。寢寐不安。至夜夢見宋江李逵二人。扯住衣服。說道：「軍師我等以忠義爲主。替天行道。於心不曾負了天子。今朝廷賜飲藥酒。我死無辜。身亡之後。見已葬於楚州南門外。夢見注深處。軍師若想昔日之交情。可到墳塋。親來看視。」一遭。吳用要問備細。撒然覺來。乃是南柯一夢。吳用淚如雨下。坐而待旦。得了此夢。寢食不安。次日便收拾行李。逕往楚州來。不帶從人。獨自奔來。前至楚州。果然宋江已死。只聞彼處人民無不嗟嘆。吳用安排祭儀。直至南門外。夢見注。尋到墳塋。哭祭宋公明李逵。就於墓前。以手捫其墳塚。哭道：「仁兄英靈不昧。乞爲昭鑒。吳用是」

村中學究。始隨晁蓋。後遇仁兄救護。一命坐享榮華。到今數十餘載。皆賴兄之德。今日旣爲國家而死。托夢顯靈。與我兄弟無以報答。願得將此良夢。與仁兄同會於九泉之下。言罷痛哭。正欲自縊。只見花榮從船上飛奔到於墓前。見了吳用。各喫一驚。吳學究便問道：「賢弟在應天府爲官。緣何得知宋兄已喪。花榮道：「兄弟自從分散到任之後。無日身心得安。常想念眾兄之情。因夜得一異夢。夢見宋公明哥哥和李逵前來。扯住小弟。訴說朝廷賜飲藥酒。鳩死。見葬於楚州南門外。夢見注高原之上。兄弟如不棄舊。可到墳前看望。一遭。因此小弟」

了家間不避驅馳。星夜到此。吳用道：「我得異夢，亦是如此。與賢弟無異，因此而來。今得賢弟到此，最好。吳某心中想，念宋公明恩義難捨，交情難報，正欲就此處自縊而死。竟與仁兄同聚一處，身後之事，托與賢弟。花榮道：「軍師既有此心，小弟便當隨從，亦與仁兄同歸一處。」○史○筆此真乃死生契合者也。有詩為證：

紅蓼洼中托夢長

花榮吳用各悲傷

一腔義血元同有

豈忍田橫獨喪亡

吳用道：「我指望賢弟看見我死之後，葬我於此，你如何也。行此事。」花榮道：「小弟尋思，宋兄長仁義難捨，恩念難忘。我

死是死
高識識高

此一掛挑
撥愈見花
榮之難
一時同死
子載猶生

等在梁山泊時，已是六罪之人，幸然不死，感得天子赦罪，招安北討南征，建立功勳，今已姓揚名顯，天下皆聞。朝廷既已生疑，必然來尋風流罪過。倘若被他奸謀所施，誤受刑戮，那時悔之無及。如今隨仁兄同死於黃泉，也留得箇清名於世，屍必歸墳矣。吳用道：「賢弟，你聽我說：我已單身，又無家眷，死却何妨？你今見有幼子，嬌妻，使其何依？花榮道：「此事不妨，自有囊篋，足以糊口。妻室之家，亦自有人料理。兩箇大哭一場，雙雙懸於樹上，自縊而死。船上從人久等不見，本官出來，都到墳前看時，只見吳用、花榮自縊身死，慌忙報與本州官僚，置備棺槨，葬於蓼兒洼。宋江墓側，

見夢與言
一因一
一出

此矣之始
既得其力
今復於其
永結素見
得滿朝奸
臣不如一
字妙不獨

宛然東西四坵。楚州百姓感念宋江仁德忠義，兩全建立
祠堂四時享祭。里人所禱無不感應。且不說宋江在夢見
注累累顯靈，所求立應。却說道：君皇帝在東京內院，自從
賜御酒與宋江之後，聖意累累設疑，又不知宋江消息。常
只掛念於懷，每日被高俅、楊戩議論奢華受用所惑。只要
○作者○真○有○餘○恨○閉塞賢路，謀害忠良。忽然一日，上皇在內宮閒翫，猛然思
想起李師師就從地道中和兩箇小黃門逕來到他後園
中，拽動鈴索。李師師慌忙迎接聖駕，到於臥房內坐定。上
皇便叫前後關閉了門戶。李師師盛粧向前起居。已罷天
子道寡人近感微疾，見令神醫安道全看治，有數十日不
曾來與愛。州相會思慕之甚。今一見卿，朕懷不勝悅樂。李

師師奏道：「深蒙陛下眷愛之心，賤人愧感莫盡。房內鋪設
酒肴，與上皇飲酌取樂。纔飲過數杯，只見上皇神思困倦，
點的燈燭，熒煌忽然就房裏起一陣冷風。上皇見箇穿黃
衫的立在一面前，上皇驚起問道：「你是甚人，直來到這裏？」
穿黃衫的人奏道：「臣乃是梁山泊宋江部下神行太保戴
宗。上皇道：「你緣何到此？」戴宗奏道：「臣兄宋江只在左吉啓
請陛下車駕同行。上皇曰：「輕屈寡人車駕何往？」戴宗道：「自
有清秀好去處，請陛下游翫。」上皇聽罷，此語便起身隨戴
宗出得後院來，見馬車足備。戴宗請上皇乘馬而行，但見

如雲似霧耳聞風雨之聲到一箇去處但見

漫漫煙水隱隱雲山不觀日月光明只見水天一色紅
瑟瑟滿目蓼花綠依依一洲蘆葉雙雙鴻雁哀鳴在沙
渚磯頭對對鵲鴿倦宿在敗荷汀畔霜楓簇簇似離人
點染淚波風柳疎疎如怨婦蹙眉黛淡月寒星長夜
景涼風冷露九秋天

當下上皇在馬上觀之不足問戴宗道此是何處要寡人
到此戴宗指着山上關路道請陛下行去到彼便知上皇
縱馬登山行過三重關道至第三座關前見有上百人俯
伏在地盡是披袍掛鎧戎裝革帶金盔金甲之將上皇大

驚連問道卿等皆是何人只見爲頭一個鳳翅金盔錦袍
金甲向前奏道臣乃梁山泊宋江是也上皇曰寡人已教
卿在楚州爲安撫使却緣何在此宋江奏道臣等謹請陛
下到忠義堂上容臣細訴衷曲枉死之冤上皇到忠義堂
前下馬上堂坐定看堂下時煙霧中拜伏着許多人上皇
猶豫不定只見爲首的宋江上堦跪膝向前垂淚啓奏上
皇道卿何故淚下宋江奏道臣等雖曾抗拒天兵素秉忠
義竝無分毫異心自從奉陛下勅命招安之後先退遼兵
次平三寇弟兄手足十損其八臣蒙陛下命守楚州到任
已來與軍民水米無交天地共知今陛下賜臣藥酒與臣

服喫臣死無憾。但恐李逵懷恨，輒起異心。臣特令人去潤州喚李逵到來，親與藥酒鴆死。吳用花榮亦爲忠義而來。在臣塚上，俱皆自縊而亡。臣等四人同葬於楚州南門外。蓼兒洼里人憐憫，建立祠堂於墓前。今臣等陰魂不散，俱聚於此，伸告陛下。訴平生衷曲，始終無異。乞陛下聖鑑。上皇聽了，大驚曰：寡人親差天使，親賜黃封御酒，不知是何人換了藥酒，賜卿。宋江奏道：陛下可問來使，便知奸弊所出。上皇看見三關寨柵雄壯，慘然問曰：此是何所？卿等聚會於此。宋江奏曰：此是臣等舊日聚義梁山泊也。上皇又曰：卿等已死，當任受生，何故相聚於此？宋江奏道：天帝哀

憐臣等忠義，蒙玉帝符牒，勅命封爲梁山泊都土地。衆將已會於此，有屈難伸。特令戴宗屈萬乘之主，親臨水泊，懇告平日衷曲。上皇曰：卿等何不詣九重深院，顯告寡人。宋江奏道：臣乃幽陰冤鬼，怎得到鳳闕龍樓。今者陛下出離宮禁，屈邀至此。上皇曰：寡人可以觀，既否？宋江等再拜謝恩。上皇下堂，回首觀看堂上牌額，大書忠義堂三字。上皇點頭下階，忽見宋江背後轉過李逵，手搭雙斧，厲聲高叫道：皇帝皇帝，你恁地聽信四箇賊臣挑撥，屈壞了我們性命。今日既見正好報仇。黑旋風說罷，輪起雙斧，逡遼上皇。天子喫這一驚，撒然覺來，乃是南柯一夢。渾身冷汗，閃開

雙眼見燈燭熒煌李師師猶然未寢上皇問曰寡人恰纔何處去來李師師奏道陛下適間伏枕而臥上皇却把夢中神異之事對李師師一一說知李師師又奏曰凡人正直者必然爲神莫非宋江端的已死是他故顯神靈托夢與陛下上皇曰寡人來日必當舉問此事若是如果真實必須與他建立廟宇勅封烈侯李師師奏曰若聖上如此加封顯陛下不負功臣之德上皇當夜嗟歎不已次日早朝傳聖旨會羣臣於偏殿當有蔡京童貫高俅楊戩朝罷慮恐聖上問宋江之事已出宮去了只有宿太尉等近上大臣在彼侍側上皇便問宿元景曰卿知楚州安撫宋江消息否宿太尉奏道臣雖一向不知宋安撫消息臣昨夜得一異夢甚是奇怪上皇曰卿得異夢可奏與寡人知道宿太尉奏曰臣夢見宋江親到私宅戎裝慣帶頂盔掛甲見臣訴說陛下以藥酒見賜而亡楚人憐其忠義葬於本州南門外蓼兒洼內建立祠堂四時享祭上皇聽罷搖着手道此誠異事與朕夢一般又分付宿元景道卿可使心腹之人往楚州體察此事有無急來回報宿太尉是日領了聖旨自出宮禁歸到私宅便差心腹之人前去楚州打聽宋江消息不在話下次日上皇駕坐文德殿見高俅楊戩在側聖旨問道汝等省院近日知楚州宋江消息否二

人不敢啓奏，各言不知。上皇展轉心疑，龍體不樂。且說宿太尉幹人已到楚州，打探回來，備說宋江蒙御賜飲藥酒而死。已喪之後，楚人感其忠義，今葬於楚州蓼兒洼高原之上。更有吳用、花榮、李逵三人，一處埋葬。百姓哀憐，蓋造祠堂於墓前，春秋祭賽，虔誠奉祀。士庶祈禱，極有靈驗。宿太尉聽了，慌忙引領幹人入內，備將此事回奏天子。上皇見說不勝傷感。次日早朝，天子大怒，當百官前責罵高俅、楊戩，敗國奸臣，壞寡人天下。二人俯伏在地，叩頭謝罪。蔡京、童貫亦向前奏道：人之生死，皆由注定。省院未有來交，不敢妄奏。昨夜楚州，纔有申文到院。臣等正欲啓奏，上皇

終被四賊曲爲掩飾，不加其罪。當即喝退高俅、楊戩，便教追要原齋御酒使臣，不期天使自離楚州回還，已死於路。宿太尉次日見上皇於偏殿，再以宋江忠義顯靈之事奏聞天子。上皇准宣宋江親弟宋清承襲宋江名爵。不期宋清已感風疾在身，不能爲官。上表辭謝，只願鄆城爲農。上皇憐其孝道，賜錢十萬貫，田三千畝，以贍其家。待有子嗣，朝廷錄用。後來宋清生一子宋安平，應過科舉，官至秘書學士。這是後話。再說上皇具宿太尉所奏親書聖旨，勅封宋江爲忠烈義濟靈應侯，仍勅賜錢於梁山泊起蓋廟宇，大建祠堂，粧塑宋江等，歿於王事，諸多將佐神像，賜殿

宇牌額御筆親書靖忠之廟濟州奉勅於梁山泊起造廟
宇但見

金釘朱戶玉柱銀門畫棟雕梁朱簷碧瓦綠欄干低
軒牕繡簾幙高懸寶檻五間大殿中懸勅額金書兩廡
長廊綵畫出朝人相綠槐影裏櫺星門高接青雲翠柳
陰中靖忠廟直侵霄漢黃金殿上塑宋公明等三十六
員天罡正將兩廊之內列朱武爲頭七十二座地煞將
軍門前侍從爭禦部下神兵勇猛紙爐巧匠砌樓臺四
季焚燒楮帛桅竿高豎掛長旛二社鄉人祭賽庶民恭
讓正神祇祀典朝參忠烈帝萬年香火享無窮千載功

勲標史記又有絕句一首詩曰

天罡盡已歸天界

地煞還應入地中

千古爲神皆廟食

萬年青史播英雄

後來宋公明累累顯靈百姓四時享祭不絕梁山泊內祈
風得風禱雨得雨楚州蓼兒洼亦顯靈驗彼處人民重建
大殿添設兩廡奏請賜額粧塑神像三十六員於正殿兩
廊仍塑七十二將年年享祭萬民頂禮至今古跡尚存史
官有唐律二首哀輓詩曰

莫把行藏怨老天

韓彭赤族已堪隣

一心報國摧鋒日

百戰擒遼破臘年

煞、曜、星、今、已、矣、
早、知、鳩、毒、埋、黃、壤、

讒、臣、賊、子、尚、依、然、
學、取、鴟、夷、范、蠡、船、

又詩

生、當、鼎、食、死、封、侯、
鐵、馬、夜、嘶、山、月、曉、
不、須、出、處、求、真、跡、

男、子、生、平、志、已、酬、
玄、猿、秋、嘯、暮、雲、稠、
却、喜、忠、良、作、話、頭、

千、古、蓼、汪、埋、玉、地、

落、花、啼、鳥、總、關、愁、

評

公、明、一、腔、忠、義、宋、家、以、鳩、飲、報、之、
昔、人、云、高、鳥、盡、
良、弓、藏、狡、鬼、死、走、狗、烹、
千

又評

閱此須閱南華齊物

